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二十四

守王都中以待賊之來攻以備之賊西攻則東以備之賊東攻則西以備之賊南攻則北以備之賊北攻則南以備之賊人攻之則我無事我攻之則人無事此五軍之法也

魏王都中以待賊之來攻以備之賊西攻則東以備之賊東攻則西以備之賊南攻則北以備之賊北攻則南以備之賊人攻之則我無事我攻之則人無事此五軍之法也

曰

五軍之法也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三十七

碑

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應制

番君之有廟于番易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比至國朝廷祐五年郡守王都中以其廟之久弊更新之郡人玄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以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爲書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神焉郡人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表仁慶之別業在永平門外平行

人道園類稿卷之三十七

一

寬阜因玄妙觀住持王仁近政諸大宗師以爲番君廟仍作宮于吳側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二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以居仍以梅銷將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以饗之民大悅明年大宗師言于朝天子遣使者封奩香織金文之幣爲之衣以賜勅翰林院畫旨賜文惠觀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頤神凝素文教真人于有興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惠王文四

漢舊謚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為故萬戶齊某世以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參政王都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天子清暑上都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刺失利等用太宗師言新廟之宮宜勒銘有勅以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易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是其久乎

抑神明之感有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廟韓愈嘗書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國會盟季子之賢仲尼猶稱之既無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為氏番君又以吳氏與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名稱如此哉太宗師從其師受知

世祖皇帝事 列聖五十餘年尊榮安久卿相莫及位特進號曰真人其大父父有

武宗皇帝之錫命若曰世祚饒國建立爲公於是大宗師因祖父之賜履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之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倣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稽首奉 詔著銘以遺之其詞曰

有吳世家於赫番君相是有歸克渙其群江南之東惟番惟大洪源盛流彭蠡其匯大納有容保和以冲含生所資神明來宮額額千里中城聽治民之來享出入多制神道尚幽人道尚明別而理之新宮乃成既遷既好歲久而弊東門有田萬神攸萃自堂徂基

棟宇言言靈之洋洋來享來安顧瞻故鄉孰非吾土隨感有見寧滯方所相方度新在我曾孫曾孫孫子思著思存道家之宮以祀上帝則具是依曷其有替文惠之褒人無異辭有煒裳衣 天子錫之神之格思食爾舊德勿私爾邦惠我四國史臣脩詞麗牲有碑百神敬共明詔在茲

東嶽仁聖宮碑應 制

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於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爲宮奉祠東嶽天齊仁

聖帝

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
護作方鳩工而留孫歿後某年今特進上卿玄教大
宗師吳全節大發累朝賜金以成其先師之志至治
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以祀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
樂門有衛神明年作東西廡東西廡之間特起如殿
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貴者列廡如官舍各有職掌
皆肖人而位之築館于東以居奉祠之士總名之曰
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魯國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

食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禱於大生帝出私錢鉅萬
俾作神寢象帝與其妃夫人嫗寺之容大曆建元
今上皇帝即大位道使迎大長公主于全寧還及國
門 皇后迎母于郊王禮神拜既而後即其邸
天子乃賜神寢名曰昭德殿云宮廣深若干畝爲屋
若干楹高大弘麗足以久遠歲時內廷出香幣致祭
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勅命巨集撰文勒諸甍
牲之碑其辭曰

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維五咸在 天子有巖岱

宗望之東郊雨雲來敷曾不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
作蒼龍青旂百示祗若天子神聖惠于民人睠言
度思昭德維新丹楹朱戶納陛登陟青青五組兼幣
加璧禮有舉之祗益以因即祠不違天子之仁祖
綵有原新甫有隰樂具在廷遠于來輯庖盈大亨寢
陳燕詩神具樂康以惠我私春日載陽帝藉于耜以
先農人祈我穡事我觀我稼視邇知遠爾煦爾澤自
我畿甸相彼柔桑被于沃饒相彼玄鳥亦集其條濺
濺流水篤言來被受弓載韜思皇朱芾出其闔闔士

文車徒來尸來宗壽天在予佑我民庶克修孝弟以
養以賦以受多祉兵祲弗驚蓄藹弗嬰熙熙有生以
樂治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登封則有貞玉

大都路城隍廟碑應制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以正
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
以居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以爲孫子萬世帝王
之業七年太保臣劉秉忠大都留守臣段貞侍儀奉
御臣忽都于思禮部侍郎臣趙秉溫言大都城既成

宜有明神主之請立城隍神廟 上然之命擇地建廟如其言得吉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而祠之封曰祐聖王以道士段志祥築宮其傍世守護之自內廷至於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之爾來六十有餘年國家治平民物繁阜曰盛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祀典之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者歟迺天曆二年二月庚子 皇后遣內侍傳旨中政院臣使言于 上曰城隍神廟 世祖皇帝時所建有禱必應烜赫彰著而廟久弊弗

葺無以答神明之貺以繼

世祖之意請出內帑寶鈔五萬緡以修 制曰可命京尹臣賈某董之太史以諏曰弗協請俟其吉九月 中書參知政事臣趙世安等奉 勅封神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其配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妃至順二年二月癸亥以前所賜爲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緡大修治之平章政事臣阿禮海牙工部尚書臣巖穆忽爾實奉詔領其事且命之曰庀工而有餘資則以賜諸廟中給恒用於是工部率其屬以即役土木瓦石金

邇州聖既善既足百工並作無敢不虔未幾而告功
於是勅史臣集製文刻石以垂示無窮臣集拜
手稽首而言曰 聖上受命自天纂承大統師武臣
力著功盟府百靈相協固其宜哉 聖后輔佐聖明
之成功而一神之報亦不敢忘可以觀德可以致福
可以示勸於臣矣於戲盛哉請系以詩曰

維皇建國宅中圖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雉四周
壯於天垣爰立明神以保固完司空奉詔慎擇吉土
作廟坤維以祝休假相維典則有社有方羣黎萬姓

北齊書卷之二十一

二

罔敢禴禳維神孔邇有堂有寢曰豫則康威怒斯凜
歲時牲牢旨酒明粢無有小大士女畢來

列聖清明歲行六十風氣宣通民物豐殖相爾擔擗
丹堊弗新何以妥之俾佑我人

皇上至仁思保赤子聖后念之命禱靈時天高日明
風塵不驚大開明堂治功告成有祈有報伊古之道
出財宮府撤弊改撓山藻孔文既間既安度其王封
載加彌尊神來燕喜百和萃止導天之貺爲國之祉
室家祚胤福祿萬年貽及于民生養弗愆崇斯敬嚴

太山之固神永有依斯皇多祐

崇仁縣顯應廟沖惠侯漢欒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巖然其前
其巔峻而並銳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禱
無不通焉蓋邑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
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尚書欒巴字叔元魏
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
時給事掖庭仕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
禁不與諸常侍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爲桂人

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
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
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
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恠細
民嘗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
壞旁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
皆安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
之境也而相傳以爲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
不忘以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

南四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門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薦拜議郎蕃武之禍以黨謫爲求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寃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爲廣教僧寺而山顛拜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鄧葉二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知縣事鄭圃孫懋爲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諱

事神而名不以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以爲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纒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祿大夫纒豫章之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冊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竇之寃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淫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教民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三年賜東

明縣栢梁橋巖巴廟曰顯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爲沖
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子真同命得賜妙
濟靈純眞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巖君生時靈
異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輒應
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
考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 國朝大德丁未予
留斯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
識其事于廟中已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爲
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

乃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鄆城保童齋肅民
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
至縣以禱拜跪未終薌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以
興簿至祠下悃悞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電已
作於門廡駿奔不及於焱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
郊祝史未及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
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馘
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輿帳旌旆煒煌一新不待
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石於城北使教

諭新城朱禮速予文以傳之予曰諾又使稅副濟南
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旄倪留戀欣感淵乃周覽祠
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
五月又不雨徧禱羣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及郡禱
皆苦而縣自六月三日雨十二日又雨而旬日之間
雲雷常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或數十里或百里或
一日或一夕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爲沾溼
焉是時保童悉力禱祈以爲已任齋戒兼旬而不間
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

苦而不辭丞忠翊校尉縉山張榮與簿及典史實協
心焉必得雨而後止爲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
鑒其誠者乎天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又爲
作迎享送神詞曰

有敦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舒與雲俱興降立作神
朱紱赤舄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懷
我識其來嘗與兩偕公宇斯穹私宇斯潔神君假思
無怒伊悅高山峻巖享與禴禋禴禋不違俯依我人
我人何有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維醑押豚爲羞

有豕有羹神來顧歆百物之精神昔故鄉父老燕喜
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爲嘉爲喬
爲棟爲榱爲美爲英寶藏興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
仰其虛矣宮儻休明就其奧矣流動滿盈時有序代
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祀無斁

賀惠愍公廟碑應制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
有牲牢邊豆之數歌鐘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
子順孫得以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并賦采地

之八烝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
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
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己而起義
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
國家禮亦宜之天曆某年廟成某年勅臣集題其榜
曰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
又有勅命臣集製文刻其麗牲之碑臣集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

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轟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

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朔南
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開治平
焉 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官府侍從
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
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
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懷柔撫綏使薄
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
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
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七十年祖子孫世守其官

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
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
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
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漫不之省公一見
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
以幾口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
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稟或
不稱而奇衰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

為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直
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偽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
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納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
惠重在供給不暇為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
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勸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
迎款有禮眠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
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
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攔入則推其
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驚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

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尸而祝
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考之於書昔之保釐
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
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哉西
門之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
矣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為不可迺
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
朝廷不奪其請 天子又加賚之湛恩濡澤何其忠
厚寬大也哉公會祖諱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

雍郡公祖諱賁京兆路總管諸軍與魯曾贈輸忠立義
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父
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
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
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
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
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
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
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具書其事又

為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祠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言其鄂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蓋車馬
魚魚雅雅顧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于庖俎有獻
羔勺之芼之亦有芻椒鐘鼓既作祠酒在酌式歌且
舞公其胥樂兮衮衣繡裳劍佩鏘鏘乘車彭彭不馳
以翔賓客在右僚史在左燕寢孔邇公無去我兮公
有令德在其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肅肅尸祝躋
阼盛服千秋萬禩嘏我 皇國兮

淮南憲武王廟堂碑應 制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
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
移師取宋乃總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
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
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
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
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贈
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傅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
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

勳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
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
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
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
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
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
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

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
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閱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
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
間使來告集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
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
武之廟我以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
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集曰刻文敢以屬
子集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為太史屬固嘗知公家
世勲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

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
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畧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
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為暴王曰
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
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
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為總管三年李璫
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
為行軍總管且行請擅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

不與乃命之曰瓊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瓊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瓊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瓊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瓊龔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瓊所

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徙然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

王曰歲以水不淑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主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

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

李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三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

文煥入覲 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 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閩外急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

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駟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陣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騅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

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禦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傍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圍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

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

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旣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奔旣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旣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

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 國家之心爲心
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島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
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
苟以劔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
則臣得其職矣 上壯之上方寶劔名甲聽自擇其
善者旣拜賜又諭之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
處之且行薦李恒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
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
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

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撫棄隘高不可
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
食若將持父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
揮軍連拔數寨廻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
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
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
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圍
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
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

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

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巖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為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撒障弧弩火石

等八見人人各有所言公深憂宗社之重所言得大體不敢自因於疏外也未幾告還拜陝西平章公以上新即位世臣不敢辭居未及歲以水旱自劾上感歎曰天災豈董某致邪特賜驛騎如其志讀書種田於其鄉遂終身焉贈大傅追封趙國公諡曰忠宣公嗚呼昔

世祖皇帝神武睿智馭天下豪傑並作以佐成其功而董氏父兄弟亦以忠誠正直事其君委任親密無間於國人至元大德間諸父兄沒忠宣於此時出

入進退信如金石無可疑者天下公議以爲正人有古大臣之節無間然矣公家法甚嚴歲時長幼宴享拜跪盡禮雖極歡洽未常少狎言笑及居官無大小相戒以廉慎合族數百人厲節以相尚不敢有所敗辱此又舉世他族之所無者也公予八人守恕江西行省參政歿於官守愚守愿皆先卒守懋湖南宣慰元帥江淮運使守思某司僉事某某諸孫幾人曾孫幾人世爲前衛都指揮使公之子孫將有事於忠宣之廟則有詩以備樂歌焉其詩曰

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等議不如張氏之
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
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敷歷臺省三十餘年爲
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
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畧
絕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材已不以爲惠尚氣節敦信
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
之以威而辭氣灑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
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

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
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
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悟類
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旣
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
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祭
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
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
嶽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

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海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

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旣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考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取畧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旣歿所在求

爲立廟後王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
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
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
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丞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
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
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
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業
哉亦足以表 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
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

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旣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禮
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
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什
無拒 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
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閣請
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回上方畧報不踰辰往
臨厥都雷鼃疾神丞相傳言 天子聖明以順來歸
請更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入王曰弗庸罪在柄臣

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
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

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劔名甲副之扶瘴
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
炎紀橫嶼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鯨功則
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
王封冕烏佩圭盛服在躬維茲亳人服德以世享嘗
于廟從王孫子於赫

世皇濯濯靈聖萬神景從翼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

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
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焄蒿浮游孰感
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陌阡我有
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額額我藝黍稷亦有
稻杭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笳簫鐃鐸享士乃作我迎
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祖荷戈執殳從王南征百戰
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從我父祖維時
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相我
仁廟正言于庭必挾其要遂深蔽虧羣讒切膚

帝尚仁孝寧之厥家

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假毫髮臨軒視之
命端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諶斯難起倉猝
慮深謀達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惟世臣
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
甲申其居侃侃其容孚于 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
奕視此無斃匪毫是私國有恒秩

董忠宣公家廟碑

惟藁城董氏世家白宣懿公以金亂率衆保鄉井遂

歸 國朝忠烈公以其軍定中州與金人戰死之其
長子忠獻公與伯顏丞相將大軍滅宋三子忠宣公
其次子也忠宣薨二十年長子守恕作忠宣公廟於
家歲時率諸弟子孫以修烝嘗禮也守恕晚至江右
求集於野俾書麗牲之石以文公敵愾有奇功立
朝有大節 國有信史神道有金石刻可以著見於
天下後世矣廟成時道德之重文學之雄出於公門
者久已亡矣集從公五十年忍以垂盡之齒重違賢
子孫之孝思乎昔忠獻治兵正陽宋大將夏貴率衆

十萬乘大水來戰中戲中流矢貫臂不能戰公弱冠請以父兵出敗貴擒一大將還後貴降丞相壯之以爲冠軍南國既定休息士卒列置侍衛親軍公自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佩金虎符以所統兵立前衛爲都指揮使今營壘行列猶所定也後以使事讓其弟士秀自僉湖廣行樞密院還居京師數年泊如也歲丁亥乃顏之衆來攻北圍孔棘上親征公輕騎追及大駕上見之曰朕方遣使召卿而卿已至爾父之心也然爾父在豈煩朕親行命與山東李濼山分領

選田爲湖富人關通官府竭其巧力不可動始知畏
朝廷葛之黨以海舶重利未還動 朝廷請復立行
泉府院以撓行省公伐其謀而罷之又僉行樞密於
江淮

成宗即位遷江西左丞顛有寇擅立名字江海搖動
聚兵討之不決公下車即行至南安之南康得貪黠
起禍因爲寇地者監縣一人土豪爲寇囊橐陰窘官
府者又一人皆重杖尸諸市寇已不知所措部分諸
萬戶各處分地以進民始敢以其策獻數曰盡擒其

首從行軍與民雜處無所侵犯比還居人按堵畧不
知其有大官在其邑也從公者兩省掾曰李元振元
明善皆奇士也於賊巢得數大箒皆僞符牒郡邑人
民署置殆徧兩掾以白亟焚之人情大安遣使告諸
朝平章軍國重事不灰木公問使曰董公定寇亂得
無有論功行賞者乎答曰左丞言爲 天子鎮遠方
至用兵乃定方愧之何敢以功言平章嘆曰此所以
爲董左丞也與丞相甚嗟嘆之未幾拜行南臺御史

世皇托公遺意也于時 朝廷守法度政令不敢小有所移易四方無虞徭役休息東南屢豐行萬里者不費糧無或疑貳公自行臺召見 闕廷付以樞管軍旅之事頗失舊制者皆除復之猶號平允嘗薦臨川布衣吳澄于朝未見用他日議事中書起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天下士非爲之求一官也 上事裕皇太后甚仁孝魯國文貞公不灰木以平章軍國重事行御史中丞嚴正靖重憂國之切晚多病告天下憂之廷議惟公正人可代其事入臺之日風采聳動 朝廷肅然江西人有弒兄之獄賄徧官府莫不

死廉獲之匿者家以行法權勢駭伏時宰用人言白上曰薄海內外盡

世祖所定也今不立武功其如後嗣何用劉琛計起兵攻八百媳婦之國道險遠濕毒不可通士馬望境傷敗江漢湖湘之民餉軍率用米三十石不足致一石家人父子皆行困踣道路累百人無一二還者初未至賊境也公手疏極言其不可且曰琛昏庸不可爲將必敗國事 上色變不測同列稍引去公前進

言愈切公從弟某侍 上側數目公起公曰今以言
得罪死無憾他日以中丞不言賜死無以見先臣於
地下 上意小解諭之曰明日與丞相議明日會議
中書公曰

世祖皇帝定天下子孫善守之可也奈何以有用之
力取無用之地棄百萬生民之命非善謀也丞相無
以答乃曰中丞不知彼中鑄黃金爲槽以食馬何謂
無用之地乎公辯甚苦曰丞相誤矣未必有此也丞
相乃曰軍已行難爲遽止候邊報至議之不數日敗

書聞 上以策頓地曰果如董二哥所言吾愧其言
矣亟召見親慰撫之諭曰今當若何公對曰爲詔書
安遠人諸將以時還兵罷餉運凡軍民以軍事死亡
者厚恤而復之斬劉琛以謝天下可也施行悉如公
言西南乃定是時吏議尚持重官多久次不遷好進
者不快於志興大獄以徼倖時 上久不豫事多留
中公復出爲江浙右丞矣俄改河南不赴又拜其省
平章政事以母憂不起及

仁宗即位召大臣遺老於外而公與縉山陳公天祥

交作頃刻進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獲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突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

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母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劔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與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大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白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

桓桓常山其川滹沱雲以時興其逝者波滹沱之水
常山之雲望之若存聽之若聞董氏封趙世祀在橐
忠烈維袒忠獻維考繼禰之宗適於忠宣父兄族人
爲執豆籩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侃侃立朝如見斯著
有嚴闕宮公子所作旣安旣舒鼎俎豐碩嘉蔬陳簋
清酒在尊世保祿賜亦勤蓄稼神之格思示我無愧
苟非其食不敢以祭來之洋洋留之容容聖神在天
陟降其從詩書在厨弓矢在房神明赫然亦孔之將
天子萬年我守我祀篤于忠貞以報 天子

